



毛澤東選集

6

生產組織
與
農村調查

新民主主義出版社印行

生產組織與農村調查

著者：毛澤東

發行者：新民主出版社

印刷者：有利印務公司

定價：港幣一元二角

印數：三〇〇〇

印期：一九四六年五月初版

代售：海內外各大書店

代售：海內外各大書店

目 錄：

論合作社

組織起來

農村調查序言二

興國調查

附 錄：

如何進行農村調查

論合作社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邊區高幹會講話)

今年邊區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羣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在過去，東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

但是，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爲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全邊區現有全勞動力三十五萬個，今年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中的變工隊札工隊的已有三萬餘人，

佔全勞動力總數十分之一，而臨時性的勞動互助，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還可發展。如果各縣經常的集體勞動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達十萬人左右，再加上臨時性的勞動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齊，還有半勞動力也參加組織，這將是一支很大的勞動軍。

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帶着合作社的性質。如此一個連，就是一個小合作社，一個旅就是一個大合作社。在各種部隊機關學校合作生產之中，楊家嶺運輸隊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楊家嶺運輸隊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應運輸物品二十七萬斤，但實際運輸的只十九萬斤。經費開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今年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運輸隊改為運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大輛馱騾十六頭（後增為二十頭）及全部用具作為八十股，運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義作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數二八分紅；一切人員、牲口、添置等費用開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決；替公家運輸物品依照里程遠近按斤給運費；運輸員的生活，由運輸合作社適當改善。這辦法，經過解釋後，全體運輸員一致贊成。執行結果，運輸量由每個月十九萬斤，增為三十八萬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過了普通的運輸力百分之三十。同時，大大提高了運輸員對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心，節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又更加愛護牲口。比方，過去裝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無人管，現在運輸員隨身帶着針線，縫補口袋；過去貪污馬料是公開秘密，現在却沒有這種貪污了；過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壞，就要求公家補充新的，現在只要能湊合着用，就對付着下去；對牲口，過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喂好了，運費開支，改組後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過去除照供備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還每月獲利數萬元。

各機關採用這辦法後，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織合

作社之前，每月運輸量只有一百二十萬斤，改組爲合作社後，每月運輸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於我們的公營工廠及公營農場。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爲我們不以剝削人民爲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軍隊中如三五九旅戰士的紡毛線，用柳榆樹條編成各種用具，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則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時無異增加了戰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爲羣衆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羣衆，爲羣衆打算，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想問題從羣衆出發而又以羣衆爲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雜務人員着想。這種羣衆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破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爲羣衆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好。我願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的集體互助勞動又是一種合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稱爲運輸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樣式的合作社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羣衆就會變爲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也就能够克服了。

組織起來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

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會上的講話——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從農民羣衆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羣衆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羣衆，根據去年冬天西北局所召集的高幹會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已經完全證明：高幹會的方針是正確的。高幹會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羣衆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羣衆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人打垮。如果邊區去年以前的成績還不够大，還不够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末今年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每個戰士做到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

、鞋襪，住的窑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應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啊！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上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份也學會了，其他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解決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清查了特務，生產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吳滿有一型的農業勞動英雄，趙古魁一型的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一型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還有軍隊中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沒有羣衆

觀點，缺乏羣衆觀點，不依靠衆群，不組織羣衆，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羣衆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幹會和今年的羣衆運動，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為領導機關注意不夠，對於羣衆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號的指示以後，各個地方也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是爲了支持戰爭，爲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爲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資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戰爭環境，還不能說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羣衆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羣衆的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

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札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羣衆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羣衆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羣衆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幹會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為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羣衆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今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裡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羣衆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羣衆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羣衆

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羣衆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羣衆的勞動。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羣衆組織生產，幫助羣衆總結經驗。以前，我們的許多同志也有孔夫子的缺點，孔夫子的學生問到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蔬菜的事情時，孔夫子就答不上來，我們的同志也答不上來。但是我們的同志現在是學會了，他們答得上來了，他們就比孔夫子高明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羣衆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羣衆的創造力與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人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裡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的『救民私糧』的問

題，然後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權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地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分軍隊工作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地方，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裡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

。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關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鄜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羣衆，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把羣衆都組織到合作社裡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沒有旁的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組織。從前有個歌詞，說是：『狠，狠，狠，狠，團體結得緊』，完全正確。只要我們善於組織，只要我們的團體結得緊，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什麼人也不

能奈何我們，也不敢欺負我們的。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績。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郎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一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裡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通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郎調查得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裡印的，主要是一個

與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問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鄉調查找的是一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與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調查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還有必要。

，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